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峯文集 目錄

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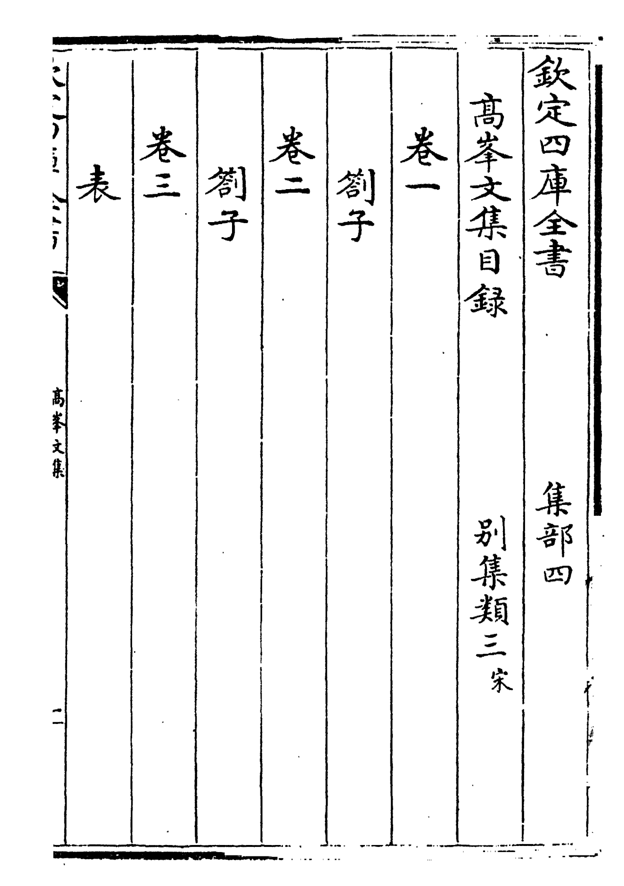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昀



高峯文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卷十二

致語

祝文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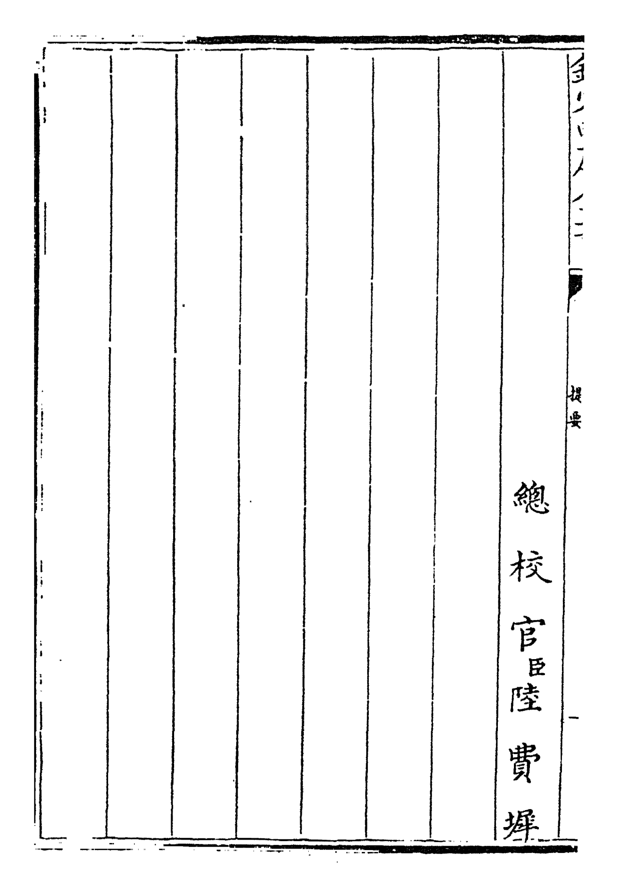
挽詞

臣等謹案高峰文集十二卷宋廖剛撰剛字用中順昌人紹興中為御史中丞以提舉明道宮致仕高峯其號也朱子語類論龜山門

人謂剛為助和議今觀其集若漳州被召上
殿乞約束邊將諸劄其說誠然然宋史本傳
載金人敗盟剛乃有責鄭億年以百口保金
人之語又欲起舊相有德望者以是為檜所
惡致斥奉祠而集中與秦相公書亦以和議
為失前後如出兩人豈至是乃悟其謬歟史
以剛與張九成胡銓同傳固為不倫然視怙
過黨惡者則有間矣其他奏議指陳當時利

弊頗有可採答陳幾叟書論知制誥之失尤為切當至其乞設親軍劄子舍大慮小所見殊陋又諫止高宗節序拜欽宗事于君臣兄弟之義亦皆未協宋史乃獨采之去取未免失倫是集久無刻本傳寫多誤脫字或至數行無從校補今亦姑從舊本録之云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高峯文集卷二

宋 廖剛 撰

劄子

除吏部郎官上殿劄子 紹興元年八月

臣聞古者天子必有親兵雖總轄不無其人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强主威無太阿倒持之悔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之類是也我祖宗鑒五季之弊軍政尤為嚴密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區處調發關防周盡惟一

人之所欲為臣竊惟之比年以來稍稍廢缺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陛下參稽舊制選精鋭忠赤三數萬人以為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為守衛動則常為中軍此強本弱枝之道最今日之急務也昔段秀實嘗為唐德宗言之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為敵正為是也臣愚不勝區區過計願陛下留神無忽

論巡幸劄子

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懐疑慮謀畫方深
臣輙有愚見仰瀆聖聰伏候採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
奉天徒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
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
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
重江之阻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
心愛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邪羣臣往往
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

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斥堠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顧可緩耶鑾輿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可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者顧可緩耶而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此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

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恐多不如也臣願速降指揮下本路增修寨栅以備不時之巡所有盜賊未息臣願速降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

民物凋獘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迫詎可輕動臣願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可徐圖也將臣相臣經畧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乎雖然臣愚竊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寛憂念以慰天

下臣前所陳固憖下策猶如孝子擽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願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又劄子

臣前所獻說姑備一時之急非經久之策也竊惟國家艱難至於今日亦云極矣物極則反厥惟振舊圖新之時若敵騎未動已爲顚沛不支之狀則人心皇駭士氣沮喪將誰保陛下於孔安之地乎此殆怵於利害之大初未嘗論天理爾夫天之向背實在人情自古未有人

心不離而失天下者聖人因人心以求天心因天心以求人事是故不畏敵人之强而畏民心之離不恃山川之險而恃邦本之固臣竊驗之前事若邊騎之弗留濟陽之妄測乃遂至阽危於維揚遭變於武林更晦蝕而威德彌光天之於陛下可謂眷顧弗釋矣上體天意修人事以應之乃所以承天之休若夫徒以寡弱自居以作爲爲戒惟務趨避以苟朝夕豈惟興復無期臣恐四方觀望愛戴之心稍異於前日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

臣以為會稽誠非久駐之地則經營建康殆不可緩廟
堂當亦有定議矣歲晚固宜未暇俟有可進之會便當
親擁六師往建宗社直為固守不遷之計彼雖甚黠亦
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輙窺我哉有識之士莫不以此
望於陛下非獨臣之愚也若曰天命難諶人心難保維
揚之事痛猶未定雖有籌策千萬要必保陛下於遠險
之地不當在軍旅中斯言固善矣將以愛君而實非所
以謀國烏在其能愛君耶昔者澶淵之役真宗皇帝猶

用寇準親征之策卒成大功今日之事正當取法宗社之計亦在陛下自強而已說者必曰景德全盛之時與今事體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全盛之時猶不免與敵決戰者事勢有不得已耳今日事勢謂之得已可乎以全盛之時猶不能使六軍自奮必待鑾輅渡河登城然後士氣百倍今陛下引避而南獨能使將士力戰而北乎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前代講之熟矣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為官日以傾

我為事安知其不圖吾根本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徑徙焉是亦先事豫患之道將為主而不為客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後時雖悔亦將何及臣愚不勝區區激切之情惟陛下留神裁擇

納尚書省招撫劄子

竊聞朝廷議遣師入閩討賊不知如何降指揮閩中賊影尚多若聲言入境捉殺羣賊懐懼或合謀為我敵或散保山谷以老我師或遂奔迸南去盡壊尚存之州縣

非所以惠我民也必不得已遣師當以招撫為主多辰空名勅劄徧遣士人委曲說諭若來歸者必命以官隨遣勤王其徒悉歸聽業宣布朝廷德音彼亦何苦逆命而取殺戮哉此蓋未有以誠信曉譬之者故迷不知返耳就招撫者既衆其有頑不革心尚敢拒違者然後明立重賞率已歸之衆并力勦滅斯無難矣

論聖學劄子 起居舍人

臣聞昔趙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謂簡子曰臣願墨筆操

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恱之以語諸大夫曰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臣竊意自古仁聖之君必有忠正直亮之臣拾遺補闕於其左右葢不必名之以諫諍之官然後乃敢進說周舍是已故劉向嘗序其事以為鉗默者之戒夫太僕正非諫臣也而穆王責之以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散騎常侍非以諫名官而實居諫垣之長豈常侍之官便當以諫諍為職有不待表之以名而太僕亦以其

常在左右故其忠告當如此耶臣上荷聖恩備員殿陛
間於茲累月矣日惟旅諸僕御瞻仰清光而已豈所見
聞曾無一語可羞於陛下乎臣雖不肖極知媿恥輙貢
愚忠仰干天聽臣聞揚雄有言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
矣雖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不以學為先者伏見陛下詳
延儒臣講貫六藝又使採摭故實為説以進而清閒之燕
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也已然臣聞之道不
欲多多則擾帝王之學蓋非儒生文士所學之謂也堯

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是其所用心亦必有在矣孟軻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戴記大學之道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夫正心誠意其幾帝王之所謂學乎正心者閑邪之謂也誠意者存其誠之謂也所以進德修業也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所謂能盡巳之性以至盡人盡物之性

於是乎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矣非本於大學能若是乎恭惟聖德之躋如日方升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以福羣生天下幸甚

論遣使劄子 吏部侍郎

臣伏見朝廷前日議遣使高麗中外臣庶蓋未以為然者特以為聖意已定故莫敢言耳今聞有奉表人使至品秩甚下儀數或闕而飾以他辭臣輒不避僭越之誅願獻愚說臣聞高麗僻在海東國小而弱本朝蓋自熙

豐以來待遇之過厚司馬光蘇軾皆嘗極論其無謂徒擾吾民然在神祖時或有他圖於今六十餘年曾無毫髮之助以報累朝舊恩則通好之策亦可見其無益矣朝廷尚遵故事未忍遽絕豈以其或能為吾地使我得志於強敵乎能為吾諜歸我二聖於窮朔乎想么麽其不能辨是亦審矣竊意其來正以積年不獲貿販於我國中耳我何利焉且彼去北敵為近直惴然承順之不暇又安知其不為之用耶向者欲假道通使猶不我許

則其背恩負義情已可見尚欲輕不貲之費以重懷遠之禮乎況艱難空乏之時凡勞民動衆必緣於不得已而後舉厚錫重幣必緣於不得已而後用故民無怨咨士無異論庶幾相與悉力竭心共圖康復之功而無違志茲誠不可不謹也令幸其來不如禮謂宜館之海濵售其貨而遣之謝其主以多故未暇與之講往來之禮不亦可乎如是則初不害其為謙尊且因得與之絕也臣不勝區區之願惟陛下裁擇

論屯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春耕又復失時日度一日畧不見有所設施臣所未喻夫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欲戰苦無兵養兵苦無食此朝夕之所念慮而不能置者如謂古屯田法未易遽行獨不可參酌時宜姑取其簡易便於人情者試為之乎江淮之間蒿萊千里本皆膏腴之地臣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其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曠土益募

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逓補以官三歲勿賦則淮南江北懷歸之人與所在土豪自當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此古實邊意也豈惟民力紓而食兵足人保其有相與出力以禦外患而國勢亦益張矣豈小補哉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惟早圖之

乞採舉人程文劄子

臣竊覩陛下邇來求言之誠有加無已韋布賤士有獻

書者咸得上塵聖覽豈非欲聞忠讜切當之論兾萬一有所補乎臣前日備員廷試考官遍見舉人程文其間陳說利害蓋多有可採者欲望陛下取正奏名上二等特奏名上等試卷付臣僚看詳間有論時事當於理處摘出類奏所貴便於省覽擇可行者行之況陛下親發聖問無非今日急務而士人條對亦皆平日深思熟計之所得倘忽而不録則是徒遵故事而已豈臨軒策士本意哉伏望聖慈留神

論講筵劄子

臣獲侍經筵竊見陛下樂善好古之意孜孜不倦顧如臣輩將何以仰承休德徒深媿懼載惟講讀之職獨在於發明經史之旨反覆先聖之仁義參稽前代之得失以備採擇如斯而已前此或聞留對有因輙以他事浼天聽者竊謂大非所宜臣願自今講罷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人才或條陳庶事利害救正朝廷闕失即不得私有所請與排人物之類庶幾陛下不至厭聽而講

臣雖數請對亦可無嫌如合聖意乞宣示施行

論縣令劄子

臣竊聞朝廷今日有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内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

使之為耶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歴令丞一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歴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内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别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汚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願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者往往非才此其獘也且事故有要

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乞罷造海船劄子

臣竊聞古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昨歲鑾輅親征士氣百倍天威震疊邊騎遁亡夫天下之人孰不願陛下徑趨建康據形勝以圖恢復而事適有未可者彼四方之人蓋不知也然而所可知者

陛下意之所屬未嘗不在建康而今者閩中乃有造船指揮所費甚廣而於經理初無毫髪之益乃反有害於國體此臣所未喻也何以言之人情日望恢復疆土庶幾中興而朝廷方經營於海上為苟且之計内失民望外取輕於强敵臣願陛下亟詔罷之可也或者尚謂朝廷欲以備海道臣竊以為不然敵人固不利於涉海設其能涉獨當嚴備於海瀕以待之顧欲與之轉戰於鯨波之上乎自古未有此也兵法以據高為利貴主而不

貴客彼海舟之進却惟風所使非人力所能制吾寧效之以自斃耶此亦可以無疑惟陛下不以狂瞽而採擇焉天下幸甚

論救旱劄子

臣聞金穰水毁木饑火旱天數也雖堯湯在上水旱所不能免聖人惟不以天廢人故恐懼修省必謂已德之愆所致如湯以六事自責是也夫以湯之為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檢身若不及而不吝於改過寧復有如是

之闕失者哉凡以畏天之威罔敢怠豫而應之以誠如此是以雖有七年之旱後世不以為天譴而皆歸之於數為其所以應之者無不盡矣不然後世何能獨私於湯哉比者連月不雨宸衷憂惻食息不忘中外所共知也臣願陛下嘗試隱之於心如湯所慮六事之失者倘有之乎有之而未能改則是應天之實未至雖禱祀庶事之備亦曰文而已矣非所以動天也誠則至矣過則改矣將無遠之不格無災之不弭斯須之旱又奚患焉

亦取法於湯而已區區狂瞽之説惟陛下裁擇

論監司賞罰劄子

臣竊惟今之外官惟監司責任為最重舉刺一路其權非郡守之比故尤當謹擇其人臣觀比年已來居是職者往往尚仍舊態薦舉鮮及寒素而勢可得者不必以材私曲或庇姦贓而直道取怒不必以罪非特爾也漕臣之職在於阜財裕民而督辦之檄不問有無莫非急於星火以幸率先之賞提刑之職在於閲實定罪而可

憫之奏不念戮姦仍或鑽皮出羽以充平反之數臣謂二者之賞不可不罷也彼所職在是自當修舉誘之以濫賞適足以啓倖而害治耳不獨貪賞為然諸司有一發摘官吏則餘司必相應刻奏蓋初不知其果有罪與無也規免失按之罰而已臣謂此罰亦可除也設有無辜偶遭一司之過怒交劾之後舉將傳致其罪矣復誰與之辨哉臣愚區區竊以為患惟聖明察焉

乞禁焚紙劄子

臣聞謂天下事有人情所未厭不可以強去者去之未見有益存而不問未見其害則存之可也其有世俗積習之獘所從來久遠者存之而民不知其非去之而民實受其賜者又烏可以不去之哉此則在於聖智開天下之昏憒以與之一新其耳目爾臣嘗怪世俗鑿紙為緡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忽不經之說要皆愚民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茲固不足論惟積習久遠送終追遠

者以此致其孝禱祀祈祝者以此致其誠是使南畝之民轉而為紙工者十且四五東南之俗為尤甚焉蓋厚利所在惰農不勸而趨以積日累月之功連車充屋之積付之瞬息之火人力幾何其不殆哉竊痛今天下之農夫死於兵寇者過半矣而東南不耕之田在在有之可謂民力不足之時而邇來造紙為錢者益衆愚民終不悟其不足以救禍然則此獘將果何時已耶臣謂末作之妨農其他猶或有用若窮力以輸鬼工傾貲以給野

火尤無謂也臣願陛下斷然下焚紙之禁斥其有害於農無補於教使愚民頓悟百千年習俗之非不亦善乎此臣所謂去之而民實受其賜則不可不去者也若曰凡民之於神鬼孝子之於其先必欲有以致意焉則如釋氏經幡之類量許焚化以貴賤爲之限制亦足以徇其情矣此殆所謂民所未厭而存之末見其害者也大抵彌文之獘近世爲甚簿書案牘之繁百倍於古姑置不論且如尺書通問古人不過一紙今則不然必務多

以相悅倘亦為之禁約則敲氷屑玉無所於售將亦易業而為農夫矣是率天下以為敦本務實之事也豈小補哉幸聖明裁之

乞用兵劄子

臣聞兵法有之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誠懼人情懈弛士氣衰隳不可以再鼓也今大兵次於淮上陛下方以營兵規畫詔諸將此誠滅先零之策也因思漢之民伺利乘便以圖光武之勳夫豈難哉投機之會顧

陛下熟計之不可失也浙中自昔未有三歲無水旱者及今豐稔十年於兹矣今夏既旱而俄雨幾潦而驟霽所收又復數倍可見天之相我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之舉不可以難辭惟陛下勉之

乞減造軍器劄子

臣聞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古人以為美談為其知敦本也艱難之時雖未能去刀劒然人必粒食耕必用牛其所須獨可闕乎臣竊見朝廷大治軍器如造弓弩貴牛

至多嘗試訪得其數今歲拋買牛筋凡一萬五千四百餘觔每殺一牛不過得筋六兩計牛用四萬一千一百餘頭矣買六千二百餘觔計殺牛一萬六千七百餘頭矣未買之數尚計用牛二萬四千四百餘頭豈惟耕牛難有存者而所傷和氣亦多矣臣竊聞昔人有三箭定天山之語如澶淵之役成不世之功所貴纔一鏃耳軍器豈務過多在人能用之耳耕牛固不可不存也且如縻費臣未暇論伏望聖慈降旨痛賜裁減庶幾營田

之利可圖也

論功賞劄子

臣伏見東南盜賊每為朝廷患臣實生長南方備知民俗之弊蓋愚民無知為桀黠者所驅率耳誠委自州縣搜括鄉里頗有材武足以率衆之人各與一名目收置安撫提刑司准備使喚捐十數千祿之美郡不過三二十人豪傑盡矣不唯可以消弭嘯聚緩急亦自可用是一舉而兩得也前此盜賊之作多是此徒嘗效用有勞

而有司吝賞不與保奏保奏朝廷亦多不從是致觖望易得為盜耳與其為盜而招之孰若及其未為盜而録之足以得其心乎臣區區鄙見惟聖明裁擇

御製戒石銘劄子

臣聞天尊地卑而貴賤之位定等威不可僭忒其庸可倒置乎竊惟陛下昨以太宗皇帝戒石銘切愛於民乃詔郡邑監司用黄庭堅字改刻於庭且又親跋其後以申訓教德意至矣然州縣往往共為一牌置於廳事刻

庭堅大字於上而御製反在其下蓋庭堅實書祖宗所製故也臣謂陛下奎畫之妙冠映古今何憚作十六字以易之上以增光先德下以聳動羣瞻且免倒置之悖乎臣愚不勝區區願望之至

論王氏學劄子 刑部侍郎出知漳州辭朝上殿

臣聞學術之邪正道之所由以廢興天下之所由以治亂也是以自古為天下國家欲化民成俗以興帝王之治者未有不審乎此蓋學必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

師而外乎此者皆他道也異時王安石以該洽辨給凌
轢一世自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其學駁雜無統頗
僻失中乃至分文析字旁引曲證以行其臆説殆孟軻
所謂邪説淫辭之害正者也葢説枝於正道則為邪辭
溢於正理則為淫豈徒不足以明道而已哉如安石之
學術大抵専功尚利輕改作而廢典常樂軟熟而賤名
節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而莫之悟其為害亦深矣陛
下天日之鑒灼見其弊悉罷黜之以幸天下誠斯文千

載之遇也比詔名儒之能闡其說者以書來上竊意已經乙夜之鑒倘合聖意臣願頒之學官鏤板以傳使學士大夫曉然皆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庶幾邪淫之說不勝而人心皆歸於正豈小補哉

投省論和買銀劄子 丙申歲京師

福建路往時銀價每兩不過千錢故有司以每歲上供之錢買銀入貢非徒省便亦以抑商賈兼併之勢其始固善也近歲緣所買數多銀價倍貴法雖不得科配抑

勑並須差官置場和買價直既高客無復銖兩入賣逐年二十七萬兩數並係於五等稅户配買取足夫七閩地狹人稠為生艱難非他處比深山窮谷固有生而未嘗識銀者每歲科買自占産分文以上皆不免故少不下一二兩至有合買數百兩者其所居城邑或有三五程至十數程者以十數程之遠賫三二兩銀入官加之荒遠無所從得官中期限急於星火於是猾胥豪民相為表裏有曰銀鋪户者預借官錢販蓄銀實乘平民一

旦之急每兩取錢五六百至七八百急則有至倍其價者民間苟脫一時刑責束手聽命及官中支錢此曹每兩請官價錢一貫四百文足分文無虧是故平民常受抑勒陪費之苦公家空負驢擾之謗而猾胥奸民常坐享十五之利所買銀搬運至都下官中每兩已費二千及頒給賞賚得者貨賣每兩不過一千六七百市陌較之官中原買價已虧數百故前所謂鋪戶豪民往往復走都下買歸所屬算取倍息又貴賣入官取利無已而

為害無窮間遇朝廷非時額外抛買則又倍敷其數以給民而奇取之雖縣官亦或預焉此尚未論也今若以買銀之錢令本路别行計置於市易務取買某地魚蝦土産之物許得替官員管押前來或重保任聽土人抵當請領如請買香礬茶引之類赴都下送納見錢異時賞賚並以見錢支給其誰不願設或邊防錫賚必須用銀以此錢就都下依市例收買比之福建每兩自省數百非特可以抑姦豪侵欺之獘正所以大慰遠民積年

賠補之困其為利豈細也哉葢福建路雖號産銀要之坑冶歲自有額仍法禁私買甚嚴如此是銀常在官民間安得多有今本路八州軍歲買入官銀各有數而南劒獨抱四分之一正為本州多銀場之故此尤無謂若銀寶大概出於福建久例不可預改姑以此二十七萬兩之半或三之一致見錢於都下而均南劒之數於本路諸郡亦足以少蘇重困之民不然恐銀日益少價日益高將有不勝其病者矣

投呂相論遣使入閩撫諭劄子

竊見廟堂留意福建盜賊事欲遣撫諭區區願陳鄙見或有補毫末伏望鈞慈曲賜省覽謹具如後

一今來遣官若以撫諭為名即未入閩境當先齎黃榜張掛募人入賊宣諭朝廷德意庶幾羣情感動或遂聽服聞制置使辛企宗見在福州自建之北境至福州十有五程而入境便是盜賊若過而不問直趨福州與辛商議然後上建州則使命削弱撫諭之意不專羣情不

能無疑（設自溫台先到福州亦是如此）若入境徑宣德意又不知辛見兵作如何措畫或恐進兵掩殺已有定策而賊徒亦知則事適相反空言無益并契勘辛承駐兵福建將及一年雖屢立功而盜賊終未衰息今若因朝廷遣官便得了當是將棄前功而惟撫諭之聽如何商量得合況賊徒拒抗大兵多時使招撫誠出於辛猶恐其疑不敢就而況出於他人乎然則撫諭之行姑宣朝廷之意則可耳遽則功效恐未易集若朝廷見得未可班師而遣使

指揮已行不欲反汗如後數項陳畫恐有可採

一日前辛制置多是差撥已就招安人捉殺免得益兵誠為得策然如范汝為捉廖公昭與余勝應起之捉黄簡皆甚有功人所共知全未聞朝廷推賞今汝為又不定帖余勝亦復作過安知其不由此顧朝廷不吝爵賞多給近上空名勑劄付辛企宗使之推恩羣盜自當作使歸附者既衆然後或招或捉庶易為力也

一汝為與張萬全兩伙素有仇怨今自相屠戮未有勝

負緣皆是已招安人未知辛意主誰若主萬全則協閩人之情若主汝為不惟不合衆情此一伙若更倚勢挾勝而不離建州則閩中無有寧靜之期不若兩解為便萬全一伙原其起事之由自是易散內有弓手常使勤王汝為一伙必須使之勤王蓋其盤踞於建今已一年徒衆皆成軍伍即日仰食於官又首領二百人近日皆已授官既自愛惜當能率衆趨命理可使之勤王一也前日掃蕩廖公昭巢穴散賊萬衆實有功勞若遂加旌賞因以好

語呼來彼必無疑心況自捉殺廖公昭回寨其徒爭功自相殘害則是有愛慕爵賞之心度其情可使之勤王二也羣盜為閩害惟汝為一伙為甚結怨一方諸盜之起往往以汝為為辭皆欲誅之近日數敗於他盜勢亦少衰見今入保建城以避張萬全乘此時喻以禍福使謝嚮陸棠押領前來江鄉隸一將下聞王璞曾遣人招安汝為等頗信之臣師古昨因披捉葉濃到建州兵不擾且信亦汝為等所知彼誠擇利避害自肯起離此其勢可使之勤王三也況謝陸近因招汝為功各

轉兩資宮使與周旋自當相安更許以管押到地頭并汝爲輩次第加恩宜無不願之理但得此一伙消融閫中庶可料雖班師亦可無疑若其不復勤王即當用余勝應起張萬全之徒并力勦滅何難之有且張萬全但率其徒與之戰猶屢獲勝捷豈大兵率衆合攻而反不如乎恐無是理要當乘機會速圖之耳用招安人捉殺但當明立重賞功成因可散其徒衆誠爲兩得

一閫中賊彩所以多者初因一兩伙相繼作過經涉日

月焚劫畧遍凋瘵之餘已不勝困苦而官兵洊至料須百出糧食乏絶死亡無日遂入相率為盜自是兵日益衆盜日益多雖痛加殺戮終不能禁蓋其勢相因如此閩之人所以皆願班師萬口一詞盜者往往亦借此為辭然則一方之情可見大兵或招或捉但當速行措畫早取了當雖不必撫諭彼且自散而歸南畝矣平日皆是良民他時不為盜而今舉為之者豈無所因而然若朝廷哀矜其無知盡釋其罪而更生之又官其桀黠足

以率衆何慮其不聽伏輕虛名而重人命誠未爲失也

投富樞密劄子 元年八月

某今月初八日陛對蒙上問福建盜賊事雖已奏知梗概退而思念殊未副聖主憂勤咨訪之意日夜愧懼今幸承鈞旨詢究其事謹如所戒條具塵獻如或可採欲望特賜敷奏不勝萬幸

一福建路民貧地狹從來遠矣他日不爲盜而邇來相視蜂起雖曰一方災數亦豈全無所因初緣建州軍賊

作過既而苗傅賊黨王瓊叛兵相繼入本路大兵又躡其後屋廬儲積焚蕩掠取既盡於賊又須供億大兵實無從出自是遷徙散亡濡足南畝者無幾食日益闕民日益困桀黠無賴者遂乘之以鼓倡羣小驅率柔懦聚為盜賊如范汝為之徒接續作過是也

一范汝為嘯聚一鄉初亦不敢猖獗偶然官兵輕進失利賊勢遂張自此荼毒一方為害尤慘今雖號為已就招撫實未嘗受帥司節制而仰食於官者不知尚幾千

日費米二升五合錢一百其部轄有名目者或至數倍前後雖屢以放散聞於朝廷其實僅汰疲弱千百輩耳若強壯者方加選練亡則補之蓋未有損也然則將何以處之某竊以為招安謬誤已不可改正當乘此遂招致之如諸首領二百人近皆授真命謝嚮陸崇亦各還官彼知朝廷賞其能勤王事當不復懷疑矣此可招致一也邇來兵出輙敗其勢稍梟羣賊又多欲攻之不能無懼此可招致二也比又聞其徒因爭軍實至自相屠

害則是有立功希賞愛慕官爵之心此可招致三也乘此機會以好語呼來江澗一處駐劄或使令謝陸董之彼首領既皆有官必肯率衆趨命若但聽在巢穴是養虎之說豈徒貽惡於閩亦遺朝廷憂可不慮哉且汝為之衆其屯於建之城外者謂之外寨外寨凡數十舊嘗從之為賊而今不食於官者據之凡百姓有田業在寨中必計其歲入之數納銀或錢然後得耕不然則奪其種糧牛畜而逐之蓋憑藉大寨敢爾若大寨起行則

所為徒黨悉歸業矣其利豈不博哉不惟外寨如大寨其中亦有情願歸業者來時縱之去者必多則其勢漸當易制矣但得此一伙馴伏餘寇無可攀援庶幾可次第撫定也

一汝為之在建號令生殺惟意所欲州縣奉承之不暇議者乃欲散其衆覩其勢果遽可散乎且彼亦有所憚而不敢散蓋前此如劉時舉應起廖公昭等起事皆以汝為為辭乃至建劒之民屢遭焚刼恨之入骨髓怨結

一方是以知其庶可呼出决不肯放散也萬一呼之不來如制置使當謀所以消之若因其首領爭功相疾遣間闘之因羣盜之素不平激使攻之則𡚁者必衆然後從而圖之當亦無難也

一閩中目今盜賊余勝張萬全等往往已就招撫徒以范汝為為辭未肯散人此可徐圖不足深慮蓋察其起因多非得已雖是為盜要之初無叛逆意閩中諸盜其情大率如此而已此所以每易招撫若云上四軍州民

俗凶悍獨喜為亂亦不必然尚氣喜鬭則誠有之實緣諸叛卒與汝為之害獨被劒建資財既空妻女皆為所擄生理無憀故上四州之盜特多勢使然也

一本路駐大兵不知今幾千人昨初夏間聞說月費米八千餘石錢五萬二千緡是時猶未益兵當凋瘵空竭之際米斗千錢而月責如此之費其何以堪倘量留一二千人馬使隸安撫使以備使喚似亦可令辛制置下有統領官傅德與范汝為相善者閩人所喜所至人爭

館之只留此一頭項人亦足彈壓庶幾易為供億也

一統制官傅德與范汝為相善使之說諭汝為必須肯聽其言又聞汝為軍中有一葉秀才者元是免舉人因入賊招撫被留在軍中汝為輩深信用其言聞昨者招安只與一文學名目殊不滿意今欲說諭賊徒須用此等人方可若被妄說勤王利害以惑之實能害吾事願更遣人訪問審如其所言捐一官與之則惟吾所使也

一閩中上四州實有桀黠材武可備驅使之人其間多

是曾經効用勤王稍有勞績而有司吝賞不與保奏朝廷亦多不從是致此徒觖望某昨在鄉中屢曾移書安撫使程邁商量此事安撫司亦有文字上朝廷未蒙行下勘當欲消融閩中盜賊此事最為要切蓋收其豪傑則愚民莫之倡率自無嘯聚若各與一名目使備安撫提刑司差使月給十數千祿之不過祿百餘人豪傑盡矣豈宜於此獨吝必俟其為盜而後與之耶

一近日傳聞范汝為欲移軍福州就糧初不曾申禀但

報本州照會誠爾福州居人必已盡逃不知本州見作
如何處治以情度之若有意侵犯必不肯預報或云實
為建州糧盡鈐束其徒不得兼建州弓手張萬全一伙
日欲與決戰故不得已捨其巢穴此殆天敗之時也蓋
此賊前此未嘗出建劒境非有所憚而不敢利在保穴
耳今遽欲棄去其勢蓋漸衰弱非加強也然則為安撫
使者自當嚴為守備勿令入城盡調與化泉漳之兵與
城中壯甲以死捍之為制置使者自當領兵彈壓責問

專輙之罪果無他意即合率諸有官首領歸節制下福建既無糧食當隨逐前來勤王不然是將為亂便合率應起廖公昭余勝等并力掩殺絕其糧餉以衆擊寡殲之必矣且福建兵連禍結若不如此痛解休息無時此一伙倘消因而盡釋羣盜之罪與之更新其用命立功者更與第賞其餘慰遣歸業則閩之人庶乎其有生意矣

再投富樞密論閩賊劄子

閩中四境之險殆是天設昨聞朝廷嘗有意經營以備
廵幸比緣嘯聚者多說者遂以為盜賊之區不復可睥
睨矣大不然閩人尚義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
不過刼掠作過而已此不可誣也若修境上寨柵當移
諸處廵檢營於其側諸州縣兵各以其道里近附者分
定應援雖有飛騎千里詎能仰高而升乎海道則又別
作處置此朝廷不可不留意也難者必謂閩之險如此
苗傅楊勍之徒何以逕入曰不然閩之官吏惟不知險

之可守漫不經意故二賊相繼得度非險之不可恃也

高峯文集卷一

高峯文集卷二

宋 廖剛 撰

劄子

漳州被召上殿劄子紹興九年

臣聞為天下國家以誠為本擇善而固執之曾無容心於其間所謂誠也舜之事親文王之事天是巳方舜之誠於孝也雖得夫天下之大不以易吾愛親之心亦曰在我者有性焉耳性其可易乎方文王之誠於順天也

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辭事商之畢亦曰在天者有命焉耳可以不佚乎比者和議之舉陛下實兼舜文之事為之而紛紛之論猶以為疑蓋聖神之獨見衆人固不識也然愛親非難而悅親以道為難順天非難而應天以實為難兩宮之還宮室車輿之奉一切姑從簡約以稱二聖愛民恤艱之意是則所以悅親也若厲民而為之雖備天下之物非親之志矣河南之復殆天悔禍於吾人而以中興之資畀我也陛下順天而受之不以

小不忍而壞大謀兾以休兵息民而非為巳利此皇天后土之所知也然經理之策尤在深慮東南根本之地困竭既已極矣設若貪得地之虚名而受耗内之實害非所以應天也畿甸凋瘵之下固當有以安集之關陜分裂之衆固當有以鎮撫之姑仍舊貫就用其人以待天時之至而圖之是謂循天之理也狂瞽姑獻其區區如此惟聖慈裁赦

除中丞上殿劄子

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為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
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為四絶如何居晦曰
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為御史中丞
又謂牛僧孺可以為大夫覃曰向為中丞頗不能擊搏
恐非夙望文宗揺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美哉文
宗任人之意也臣闒茸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
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
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

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捃摭細故矜嚙爪於狐鬼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為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鑒焉

論道治劄子

臣聞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自古為天下國家孰不欲興利除害振滯補獘以成治功然而每不能者不求其本源故耳臣竊觀今日天下之事不循其本而為之者尚多如患經費之不支則多方聚斂不曰省事而均節之乃其本乎患盜賊之未息則窮力討捕不曰擇人而安輯之乃其本乎事功之不力以方作俄輟人不得盡其才故也命令之不孚以輕發數改民無以定其志故也至若刑威弛而馴致兵驕名器輕

而寢戍官冗未有無所自而然者亦在反而求之耳雖然此特事之一端而已事之端固未易以殫舉抑有所謂本源之大者焉孟軻論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董仲舒言遠近莫不一於正獨在乎吾身之正是故叢脞則萬事隳清靜而民自定是謂本源之大者得其道則無為而治者也揚雄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其是之謂乎君惟明乎道意誠而心正則忠邪如見肺肝是非若辨白黑亦何待人言然後喻哉區區愚

忠姑請以是為獻

論圖治劄子

臣聞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仲尼以為斯言或可以喪邦故人君之患莫大乎好人從已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百執事又惟大臣之從則小大之政必至於委靡爛熟不可為而後已是豈所以為天下哉故君臣上下不貴於同而貴於和和者可否相濟之謂也言有當懲事有順逆一切惟理之從而相臨之

勢不行於其間然而治道不興者未之有也伏望聖慈謹察乎此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常不忘舜之所為則大臣百執事自當效上之德阿諛順旨之風不復見於有道之朝矣天下幸甚

乞選汰兵卒劄子

臣聞國不可去兵不必敵國外患之備雖閒暇無事之時亦在所不廢也然兵貴選練不在數多多而不可用非獨不能成功亦或能敗事今日諸將之兵冗濫甚矣

或收集叛亡或招納盜賊疲癃稚弱無所不有姑取其數之多初不計其可用與否也前此一切不暇問今和議既定本為休兵息民豈容不能戰之人尚爾虛占兵籍蠹蝕民之膏血乎臣願布告諸大將使之體念國民精加選擇汰其不堪披帶者以十二三為率聽其自便詭名倩受者因而可以銷去立賞以杜其後無歸而願留者別籍為屯田卒授以河南之地使之耕種自食其力且資以供億吾軍庶東南凋瘵之民稍獲蘇息而屯

戍可以久遠不廢是一舉而兩得也

乞蠲二廣常賦劄子

臣近嘗面奏廣南盜賊不息凋弊特甚理宜矜察事令訪得聞其詳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之故蓋前此每歲虛認買鹽銀六七十萬緡取辦於民以應賞格被民何所從出盜賊既已充斥方且以産科錢自七八分以至十四五分名曰應副軍期而他用為多又逃田及五年以上者悉撥充職田民雖欲歸業不可得矣是皆驅

之為盜也臣顧將二廣盜賊去處及曾殘破與供億官兵州縣姑與蠲減常賦遴選守令以休養之庶幾其有瘳耳

乞宰相兼制國用劄子

臣竊惟今日國事莫急於財用歲入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費出倍於昔日所幸頻年無大水旱通泰等處鹽額倍增榷貨務入納不闕朝廷尚紓目前往往以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歲不復深慮臣愚竊以為憂也夫水

旱饑歎治世數有運鹽請鈔榷在商賈官司或有阻節致其不來立見虧失然則詎能保其長如一日乎古人嘗謂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斯言誠不為過為今之計如節用一事一舉措不可忘也如營田屯田二事一日不可忘也此實足財用之本源願陛下毋以言之者多遂以為常談而不加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又聞古者冢宰制國用唐制宰相兼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蓋財用為國之本

宰相可不知乎用財之道必量入以為出令也甲主而乙用之主者雖竭而用者若不聞正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耳臣願陛下速降睿旨下有司討論以宰相兼制國用使得視其盈虛而均節之誠今日之急務也

乞預備賑濟劄子

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天數也雖堯湯之世有所不免先王惟修人事以備天時是以有荒政存焉不待事至而後圖也比日雨澤愆期聖心焦勞凡可以格天

者無所不致其至閩近輔率多得雨旱勢亦不甚廣秋成固有望矣然惟事事有備乃可無患臣謂今當為來歲之備者有二事旱降米價錢於豐熟之州軍及時和糴禁約所在官吏不得遏糴此則賑救之急務也若糴本降遲穀米先為揚家收聚雖欲增價取之民間已無米矣若遏糴無禁則所在各私其人楚越相視而不相救惟聽其有無相通自當不至於闕食不過遠致者價稍高耳如此則雖有歉歲而無饑民是則先王之政也

陛下若不以臣計為迂欲乞睿旨早賜施行

消旱暵劄子

臣竊惟旱暵之久聖心焦勞如臣輩備位言職固當有藥石之言上禆聖政之萬一而寡陋淺暗曾無以效其區區曷勝惶懼愧負之至然臣竊意陛下朝夕省念求所以致旱之由殆將無所不至臣亦安敢默默自已臣聞先儒之論曰五行土制水土功興則水氣壅閼其証為旱邇來營造宮殿土木之役亦既經時然將以奉吾太

毋所不可已者行且訖工臣不復敢言若乃運河淤澱二十餘年今者遽欲濬治自杭至秀凡百餘里工力以數十萬計乃欲取辦於殘零廂兵與道路之游手限以半月可不謂之使民疾乎畚鍤之事若責游手決不能辦其勢必科於人戶名爲和僱游手因以救饑其實皆南畝之民也方兹久旱農夫嗷嗷日待浸灌之澤有如時雨適至身拘於官不得反顧其私豈不害事而致怨乎臣謂天降灾鹽正當恐懼修省靜以待之而更興大

役重擾吾民恐非所以應天也臣非不知開河之為利
今正非其時耳又有拂人心者數事請遂言之劉光世
賜第漕司收買材植凡十數里外有以木栰至者不問
大小長短盡數劄下不許賣外人已賣者或留之而未
償其直未售者或抑之而日損其價簰栰鱗次蔽塞河
道其所使令倚勢騷擾頗為民害如此不急之役獨不
可少緩乎此一事也叅選冗員充滿邸肆類遭疑文百
端沮抑且如沿海巡尉透漏私鹽滿三十斤並擬差注

雖已叅部必須下元任州縣再取保明坐此留滯者皆是初叅選之人極多如縣丞司法雖多不許破格差注然如廣南州郡多是土人權攝動經年歲蓋内地經任人往往不肯屑就臣謂與其冒濫權攝孰若期以一年或三季許破格注授庶使寒士無滯留之歎此二事也近日諸營寨強刺百姓充軍已蒙聖旨禁戢今稍革矣然已刺者多鄉村良民或負販小商或單丁養父母之人雖多與衣糧非其所願臣願特降睿旨明敕將校等

人强刺之罪聽其放出給據得歸農本則鼓舞者多矣此三事也恭以陛下憂勞之極至於不御葷肉則凡可以順人心合天意以召和氣而消災沴者宜無不為況此數事頗關休戚近在目前惟聖慈加省幸甚

論朋黨劄子

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為武王陳世

之大法蓋帝王不易之常道也若好惡悖於正理偏黨
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大平平如天之明失所
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
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戚疎
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
父母以為天下王溥海內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
無賢無不肖孰不欲媚於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

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比之徒結為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為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為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為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出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牢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關其實

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明於上善惡別白仁賢不肖襲情在位在野各安其分則朋黨何自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矣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間臣故不避誅責輙以是為言也顧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鑒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援引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録之哉若進若退若取

若舍初無繫吝於其間而必合天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進而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為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

論薦舉劄子

臣近具奏願陛下兼收天下之才而並用之無内外彼此之間自然朋黨之名泯而異同之論熄人知尊君親上而風俗以厚誠治道之本也然天下之才陛下深居九重亦安得而盡知之雖執政大臣容有所不知而況陛下乎臣竊考祖宗之時嘗數詔近臣尚書翰林學士至給舍等各薦舉人材省部諸郎亦間許二人共舉一人節度使留後觀察使每各舉二人防禦團練使刺史亦許舉一人則知所搜訪廣矣淳化五年嘗詔宰相呂

蒙正等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至道二年又詔
宰相張齊賢等各舉曉錢穀朝官二人蒙正嘗奏曰臣
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今獨一二人是示天下隘也
太宗不聽遽詔史館檢討故實謂蒙正曰虞丘子舉孫
叔敖狄仁傑自薦其子光嗣何謂無此蒙正於是奉詔
臣竊以為太宗豈不知人主論一相進退百官之說殆
欲示至公於天下消黨與之疑於冥冥之中是乃所以
愛護大臣之意陛下倘以臣言為可採願遵祖宗故事

詔中外各舉士時加親擢則庶寮無附上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謗而海内亦莫不歸心於陛下矣豈不韙歟

乞約束邊將劄子

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守大信者不懐其私國家昨遭艱危喪亂弗支淮北疆土悉非我有日者上天悔禍敵遣和使盡歸河南陝西之地約以休兵陛下念生靈困苦之甚亟如其議謀國之計得矣詎容邊吏以細故而揺其成哉竊惟二三大將繕甲治兵雅有敵愾之志

是誠可尚然今日之事方且以守為戰以弱為強以不取為得此烏可以不知而或不能戒飭師徒謹固封守以聽朝廷之命輙復招納叛亡於彼之境是將以小而害大其不體國甚矣昔景德初既與契丹盟於澶淵代州送投降奚契丹九人赴闕真宗詔以請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因詔緣邊州軍自今得契丹牛馬並仰牒還其後又詔北界盜賊亡命至緣邊州軍者所在即捕還之蓋不如是之嚴則不足以昭示大信而堅和議之約

也臣願陛下亟降處分約束諸將自今毋或誘致彼界之民其有盜賊遭迫逐而入吾境者自合捕還毋得容匿敢有違者必寘之罪庶幾二境交和而大計以定所繫實不輕也

乞罷修條法劄子

臣伏睹閣報勅令所編修在今通用勅條已成見擇日投進依紹興六年六月一日指揮合次第接續重修六曹寺監庫務通用及常平免役條法臣竊聞國家承平

百八十年如勑令格式之文代有成憲討論潤色宜亦詳且盡矣而必欲更修臣竊以為非今日之急務也何則昨修絡與新書累年而後成奉行以來每見牴牾致煩陛下詔監司郡守承用官局修其遺闕施行衝改又新修七吏部司法皆頒行矣亦不免窒礙逐選復須申明添改又近頒禄秩勑令蓋嘗兩經推恩謂不刋之典矣而在京官吏請給令則復用元豐崇寧大觀政和一司專降指揮其在外諸軍請受仍並無該載乃獨用

嘉祐律令雖申請往復卒無定制如聽隨元批勘而已臣是以知修書之難徒為紛紛勞費未見其有益也況如常平免役之法創自神祖規制已定歷紹聖元符以來數十年間不廢增修尤為詳備在今多事之際雖不必盡用然一出一入未有定論苟欲垂訓徒為異耳臣願特降睿旨自令修書一切姑罷若曰時移事異祖宗舊制或不可得前後續降亦復未盡要當隨時制宜自我作法則尤不可不謹也蓋近年修書之官率多文士

初不責其明習法令歷練世務其於汲引寒畯推擇勲德之世則善矣付以筆削著為新制宜其牴牾之多也又況期以成書改秩選官是以類多鹵莽速就不暇精詳此臣所以區區願罷之意也設若朝廷以續修為不可已未能遽罷猶當謹選官屬無使亟易優給吏禄試然後補輟成書之賞推考滿之恩庶幾官吏安職究心無復苟且滅裂之獘則猶不為過舉也

論遣使劄子

臣伏覩朝廷見議遣使當有一定之論臣備位言責乃罔聞知實深媿懼竊惟今日遣使與前日事體稍異尤當熟思不可草草蓋聞今日敵國執政大臣皆非前日主和之人北主少年方肆意於滛樂之事或恐國事惟五六人之言是聽則和議之體安能保其不變乎誠使其策出於不變安知其不遷延其事姑邀索以困我乎臣愚以為今日將命詞不憚卑而理不可屈要當若不急于事成之莫我測可也此事惟在陛下堅忍姑置所

重者於無可奈何少須歲月以圖之庶乎其有濟也若其所要而亟從之以覬如意則為所窺矣惟陛下與大臣深察敵情以定大計實宗社生靈之幸

乞宣布德意劄子

臣聞君未嘗不愛民民未嘗不戴君然上下之情未可以不通一有不通而上有隱於下下有疑於上則令有所不孚而乖離怨謗之心生將不見其所謂相與愛戴之誠矣可不戒哉盤庚之遷都凡以為民也而民有所

未喻為之作三篇之書反復曉譬以見為下者是耳故其詞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又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以見為上者不可有隱於下也其訓責臣民之詞曰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又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以見為下者烏可有疑於上而不一於聽命者哉今者與北通問我所以應之者固有道矣然廟謨甚祕雖卿大夫不得預聞是以小人訩訩輒胥動以

浮惑亂羣聽臣竊以為不若昭示往聘之大義使之曉然皆知我之德意志慮無非與民同患為宗廟社稷計而已雖質諸鬼神傳之百世且無愧怍而況於吾之臣民聞之有不孚者乎庶以慰安天下忠義之心息紛紛不一之妄議宜於事機未有害也

論屯田劄子

臣聞聽納人君之盛德也然貴於能行聽納而不果於行亦何益哉昔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蓋士之

欲善其身如此君天下者行一善言則天下蒙其福廢一善言則天下受其獘固非匹夫欲善其身者比也臣伏覩陛下求言之誠聽納之德古未有也豈惟在廷之臣莫不罄其所欲言四方萬里韋布草澤之士茍有所見咸得上聞臣意天下今日幾無隱情矣然考察而施行之臣竊以為未至且以一事言之屯田之為利三尺童子皆知之前後言者不知幾千百人而十年於茲訖未見效謂終不可行也邪古人行之而獲其利者多矣

豈今天下曠土之多不戰之兵張口待哺者如此之衆而獨不可行乎朝廷實緩其事雖行之而未得其術亦明矣東南餘民困弊極矣不以屯田代其供饋將何以蘇之臣願亟詔有司取前後講畫屯田章疏詳加討論務在必行若歲復一歲不加意焉欲兵食足而民無困窮臣敢以為無良策也此則今日事之最急者也臣復見日前關報臣寮所陳利害其間有切中時病決可施行者尚多且如言賞重罰輕民不知畏廢法用例吏並

為奸覬異不已而姦贓卒免添差不已而州縣被害賦租失實而貧民苦於代納文移煩猥而庶事因以不治若此之類甚衆其弊顯然當革無可疑者朝廷大抵例送所屬看詳勘當而已是以因循遷延其說多不果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委自宰屬檢舉目前看詳等指揮立限具上都省參酌取旨施行所貴求言不為虛文實天下幸甚

論選任劄子

臣聞易以内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下無邦矣人君之處君子小人可不謹哉蓋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者諛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是非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貴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别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

乞戒約招軍劄子

臣聞堂上遠於百里門廷遠於萬里此天子所為置耳目之官者也臣等倘有所聞敢不告陛下乎竊見諸軍將士頗無忌憚縱人於四處捉縛百姓擁入營寨或強刺充軍或監留苦役或剥取衣服錢物然後放出諸門外及城隅隈僻去處尤甚是致鄉民不敢近城賣買外方乍來僕夫艱於出入其甚者於市井中見生踈人有所負挾輙聲言捉賊徑自拽去莫敢誰何緣此小民殊

不遑安其間蓋有老年無歸惟恃一子以給朝夕者一失所依遂至殍殕最為可憫臣謂輦轂之下當使斯民熙熙愉愉如在文王之苑囿而吾兵衛擾民乃如此豈可不禁哉閭閻巷間相謂幸此講和上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苦為民害此臣所當告陛下也臣所居在側與親知閒人力被捉縛奪去錢物者凡十餘人皆有主名臣所不聞者又不知幾何伏望聖慈嚴賜處分施行

乞禁妖教劄子

臣伏覩刑部闗報臣寮上言乞修立喫菜事魔條禁務
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申尚書省臣謹按王制曰
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樂
於殺人為其邪説詭道足以欺惑愚衆使之惟已之從
則相率為亂之階也今之喫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此之
謂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倡自一夫其徒至於
千百為羣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賕死
則人執柴一枝燒焚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

事一切務滅人道則其視君臣上下復何有哉此而不痛懲之養成其亂至於用兵討除則殺人將不可勝數矣宣和間江浙數州已見此事厥鑒未遠也臣聞傳習事魔為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為之誑惑愚民怵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恕者推究為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衰息若不分首從槩欲以不應為坐之恐非所以戢姦弭亂也臣謂貧窮而為盜賊情或可恕事魔非迫於不得已也故為邪僻敗壞風教之事其措

心積慮已不順矣是故易誘為亂也如被誘之人尚或可以潤畧彼為首者雖未有不順之迹安可輕恕欲望

睿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

乞禁奉邪神劄子

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里内地名同公坑有女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因一二年來邪道甚盛一方之人為所誑誘焚香施財畧無虚日去歲有姓李人經提刑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毁折廟宇而其徒利於所

得更倡神怪之事羣起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日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為邪黨近因旱暵輙以祈雨為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為羣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歷市井至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故羣聚别致生事欲乞行下本州取為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惑消亂於未萌也

論造軍器劄子

臣契勘軍器所見造李顯忠所請軍器名件凡一萬八

千有奇為工幾十萬而所役兵匠及和僱纔一千八百
餘人人各占一能不可以相易則費日非止十萬也況
鐵必精鍊皮必熟治漆必俟乾而後再施若此之類倘迫
以嚴限不惟難於辦集所成之器亦將苦窳而不可用者
晁錯有言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
不及遠與短兵同矢不能入與無鏃同今幸未急於用
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稍寬其工程則人力裕而器
械精矣必欲速就不過添僱人匠本色匠人既不易得

則府縣強僱不能無擾擾而事亦必無濟也

論科舉劄子

臣契勘國朝自建隆以來每歲開科場間或停舉一二年淳化中葢嘗連停四年天聖寶元中各嘗停三年每停必降詔或以前舉取人已多或以頻年科場有妨肄業或以營奉山陵詔或以程文未精停嘉祐二年則詔間歲開科場至治平三年乃始詔三歲一開自是以來率是今年大禮明年科場又明年省試殿試其該恩文

學人須候來年郊恩召保官從本州次第保明方詳赴
部如此故正奏名與特奏名人赴部年分不同而大禮
初蔭補人與特奏名人往往相先後到部不至同時擁
併吏部便於注受而轉運司逐年應副財費並無相妨
誠為經遠之計昨建炎元年係殿試年分當年為軍興
展至明年就揚州試次舉合係紹興元年殿試為與明
堂大禮相妨又展一年就臨安府試緣展過前項兩年
是致紹興十年當舉進士復加七年與大禮相妨省司

財計不易應辦在今日尤為不便一也近年初出官人率待四五年闕若正奏名與特奏名初蔭補人三色同時到部侍郎左選愈見差注不行在今日尤為不便二也倘稽祖宗故事用建炎紹興初年例更展一年則大禮科場殿試皆得如舊制永不相妨若不展則數事相妨循環無有已時臣願陛下斷自宸衷特展一年於舉人利害甚輕而於國家事體為甚順也蓋士人雖急於進取然亦何嘗不以國家為念豈憚一年之淹而不為

國謀乎必不然也況來年不獨當舉大禮按行山陵營奉有日兩宮回鑾預須祇備差官置局日力亦恐不給安得不隨時而制宜乎且士之就科舉亦欲得禄而已今誠為之裁處使登第到部無擁併之患易得闕次則若遲而速未為不便臣故曰利害甚輕且如前此正奏名之在末甲者方待銓試而特奏名用乃前一年大禮保官先注受去事皆倒置若展一年則亦無此兼河南陜西士人久罹亂政學業荒廢姑緩一年就舉宜亦無

不願欲臣愚以為事理灼然似無可疑倘合聖意乞依
祖宗故事降詔施行

論遷轉劄子

臣契勘朝議奉直大夫磨勘并特恩共以八十員為額
御史臺置籍候有闕即牒吏部照會將見任朝議大夫
應合磨勘人以次遷轉頃緣靖康建炎兩次覃恩自朝
請大夫轉行入朝議奉直員數不少蓋溢於八十員之
額矣然經今十餘年或已轉中奉中散或致仕或物故

固宜有缺員也臣施照本臺案牘日前不住牒會諸路
上件官員數往往報應鹵莽不無漏落亦多有未報去
處致無憑關牒吏部兼河南陝西等處亦取會未到既
不見得的實員數即今來見任朝請大夫雖年勞極深
久合磨勘非遇特恩亦無遷轉之期是塞庶官循序平
進之路以啓其僥倖不安分之心臣愚欲望特降睿旨
從本臺徑牒諸路專委知通取索管下見任土居寄居
若干朝議奉直大夫的實員數脚色家狀本州具委無

漏落朝典文狀繳連自牒到日限一月取索入急遞或專差人報臺如有上件官見已赴闕亦須聲說見在行在守官人即從本臺徑行取會候諸路報到齊足别置新籍一切如舊制施行如出違所立日限及有漏落去處其所委知通許本臺彈劾取旨重賜行遣

論賜造宅錢劄子

臣近聞正月内有旨賜劉光世造宅錢三萬貫今又聞三月二十八日續降指揮令漕臣吳革幹辦修葢取今

日近畢工臣竊惟事有緩急義有可否在適其宜則下無閒言艱難以來用度日廣民力不加適今和議初成不貲之費猶未知所從出光世之富何啻什伯封君賜錢自不應受況又欲厲民而營造乎臣以為在今日勞民動衆之事非有甚不得已固當一切罷去猶恐不足以蘇息疲瘵慰合人情光世將相重臣與國同休戚豈不能體此且營造太母宮殿可謂不可已者臣前區區猶獻愚忠乞從簡約豈不知以天下養為聖人之孝葢

隨時制宜不得不然光世又何為者其亦不可已乎諸將一體兹事不可開端伏望聖慈速降處分寢罷今來三月二十八日指揮庶協公議亦所以全光世也

又劄子

臣今月初一日具劄子乞降處分寢罷三月二十八日指揮差吳革修葢劉光世第宅事今已累日未蒙聖旨施行臣見光世提兵以當一面然初無尺寸之功亦不聞曾與敵人如何接戰不知陛下録光世何功必欲賜

第以寵異之如是之不可已值此朝廷多事費用百出民力既已困竭乃於倥偬中興此不急之役人情謂何臣恐四方聞之皆不以為然也梓宮之還有寢陵之費兩宮迎奉有宮室官府之費河南新復州軍有勞賚經理之費是皆國之重事不可以少緩者而土木之功方且施於端居高卧不任事之人不知諸將暴露於外者又將謂何若人人以為不可已他日皆當有此賜則是將如宣政之時而後慊陛下亦忍為之乎忍為之則臣

不復敢有言若猶恤天下之公議念艱難之未濟姑欲令此凋瘵之餘息肩吐氣則緩急輕重不可不擇斯役在所速罷也臣愚不勝區區祈願之至

論賜圩田劄子

臣伏覩今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將建康府永豐圩撥賜韓世忠士大夫聞之莫不駭愕臣竊契勘本圩計田九百六十頃歲收米三萬斛他圩未有其比不知此賜出於宸衷抑世忠有請而陛下遂與之乎世忠帶三

鎮節度使金玉滿堂姬侍列屋買田之資固當不乏若陛下特與是陛下繼封君之富而忘斯民之貧困也若世忠有請是世忠身為重臣曾不念國用艱窘民力殫竭而謀豈已不已也且世忠屏翰王室服勤盡瘁忠勇冠天下而獨此不知此臣所未喻也陛下亦嘗問司農歲入幾何而會其出乎艱難以來歲入缺天下三分之二而所費倍於承平之時矧今河南新復勞賚經理用度益廣又非前日之比然則陛下於推恩之際可不重

惜而輕出令乎諸將暴露之久其誰不知然而貴極富溢前古所無人主所以待遇之意亦前古所無請無不從求無不得亦前古所無未嘗奏功而寵數洊加亦前古所無此則諸將所當自省也漢高祖之將無非戰勝攻取與共取天下者事定之後得保首領者無幾令吾諸大將雖皆有屏翰之勞然坐享富貴未嘗有攻城畧地之事而恩眷日隆乃復求於人主不已其亦未之思乎江東圩田不知能幾千頃若諸將人賜千頃所餘

亦無幾矣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人主亦不得而私有之故一爵賞一賜予必有以合天下之心厭天下之公議故受之者不為泰而安且榮焉倘或不然雖莫或敢言然腹誹者多矣朝廷舉錯使天下皆不以為然則亦安用臣等為哉臣是以不敢避觸犯之誅臣之職也陛下倘以臣言為然欲乞宣示世忠聽其辭避亦所以保全其名節也如或不然是臣每每狂妄負陛下責伏乞賜罷黜施行

又劄子

臣二十九日具奏論韓世忠不合賜圩田事未蒙指揮施行臣再契勘得永豐圩田係紹興三年七月九日指揮每年以來米三萬石為額仍自紹興五年為頭依額起發本圩有監官三員餘十圩共計止收米五萬八千餘石並無官監此以見江東圩田惟永豐最為浩瀚若遂撥賜是歲減官米八分之三用度既失此數又當取之於民不知三萬石竭幾家之膏血纔能辦此在陛下

不可不邺也竊聞世忠近獻十萬緡為兩宮湯沐之奉陛下欲以此報之此亦誤矣不知世忠所獻俸金乎官錢乎誠以俸餘為獻陛下以他物賜之令過其直足矣千頃之田將來若此成熟歲當得十萬石少不下六七萬石豈可輕以與人使諸將皆有所獻而人賜之千頃陛下亦何從得田如是之多且如三萬石以中價計之自不下十萬緡是一歲所收已足償世忠矣當此艱窘利源所在安得不為有司慮乎臣愚區區欲望速降睿

旨施行

論預借酒息錢劄子

臣聞楊沂中乞預借三年酒息錢三十萬貫及別借二十萬貫相兼回易契勘諸軍衣糧目令各不闕不知多要此錢欲作何用若謂添修軍器頻年未嘗出師一矢無費何用添修昨沂中納獻五庫歲取淨息十萬貫於省司在本軍初未有省也况本軍舊有六庫其一尚存今已約束諸軍止得就本庫沽買其記已足傾五庫矣

何至遽有闕乏當此國用艱窘而軍中實無一事輙借
四五十萬緡誠為無謂若徇其所請委曲應付他日諸
軍或有攀援將何以繼臣謂必不可從也臣又聞沂中
經朝省援引紹興三年指揮乞將中軍官兵在軍已及
四年人並各轉一官資臣竊詳昨來聖旨蓋為在外諸
軍各以防托出戰勞績遷轉惟中軍别無出入功賞所
以有上件異恩係一時特降指揮今在外諸軍亦無防
托出戰非泛恩賞即是内外事體均一豈容一軍獨援

往前一時指揮輙有遷轉臣謂此尤不可從從則啓後來之僥倖其弊當浸廣而無窮矣伏幸睿明裁察

論州縣妄費劄子

臣竊謂近因費用日廣上下憂歲入之不支為陛下陳節用之説者多矣如遣使河南誠不可已之事諸臣反命亦皆言徒御之冗民病供億聖慈深以為然自今一切用度漸當從省節矣然臣竊見士大夫多務便私鮮有能為國家愛惜財用者且如一帥臣到罷供帳借請

率費數萬緡小郡亦不下數千緡雖曰有例獨不可稍裁損乎况有數易之弊民力殆不能堪也又有守帥將官托討捕之名差駐劄官軍迎送者各是千百人隨逐所過州縣旣批口劵又索犒設如此之類獨不可嚴禁止乎凡是無理之費州縣時時有之徒竭吾民之脂膏無補公家之毫髮主計者往往屈於權勢莫敢致詰是以朝廷不得而知也臣謂罷無名不急之務不獨在朝廷當然州縣妄費亦復不少如樓

送之類願各為之限制稍從簡約若違法差借兵卒或因縁為姦者並痛治之庶幾所謂節用裕民者得矣

論戚里除授劄子

臣聞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傳説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夫爵人於朝而稽之於士夫或非公論稽之于先王或非舊制則議者必以為過舉可不謹哉臣伏見近日戚里除授每加優異往往不用祖宗故事豈

以比年以來外族凋踈於是深軫聖慈務極恩意而然歟此固陛下睦姻之厚德也然而德陛下之賜者甚寡而不以為然者天下皆是此不可不知也前日孟忠厚以郡王出守鎮江令潘正夫又以駙馬都尉除開府儀同三司是已歷考祖宗朝駙馬都尉惟石保吉以歷履外任嘗著成績於行營乃於晚年纔得使相自餘皆無此如以郡王出守則未之有也忠厚正夫倘於艱難時嘗有勲勞在人耳目則越常制而寵之其誰曰不然今徒

以存撫之故而廢祖宗之法以啓僥倖於後人無怪乎
輿議之未孚也然開府者既已敷告大庭日傳千里矣
分符者又已就郡臣亦嘗以為請蒙陛下道其所以矣
臣之區區固知其無及於事然執法臣之職也陛下嘗
謂臣祖宗之法不可輒改臣以為上行法則下有所從
上廢法則下亦莫之守矣臣願陛下特降處分孟忠厚
潘正夫差除係一時特恩後人不得援例仍自今除授
非有祖宗舊制並許給舍臺諫論駁不憚改如此庶幾倖

門杜絶而天下皆知陛下如天之無心也

高峯文集卷二